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卯金水福傳

李健兒撰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李健兒譏述

劉永福傳





(一) 像 軍 將 福 永 劉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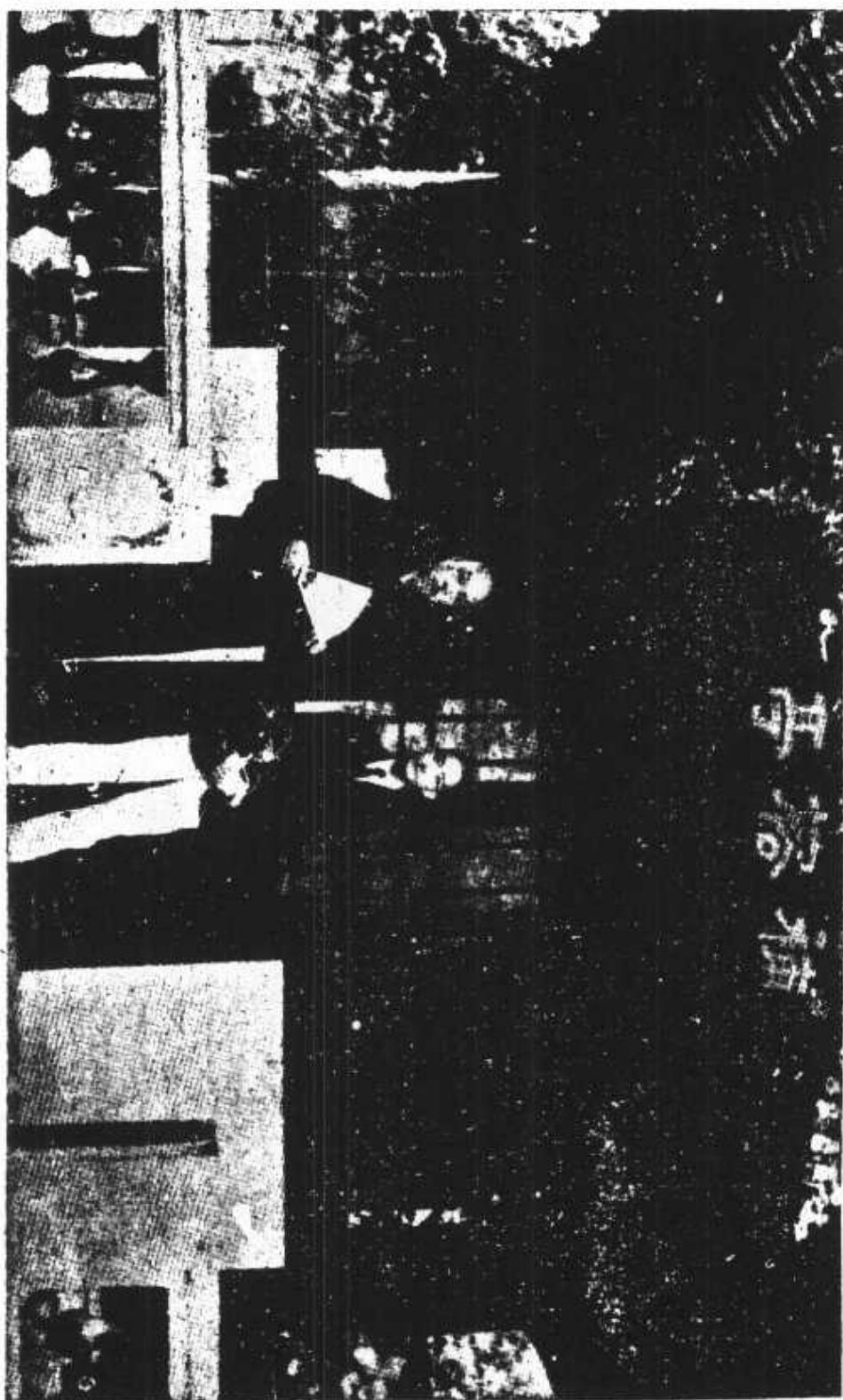


劉潤亭軍門影照



(二) 像 軍 將 福 永 劉

者 撰 文 上 謂 鐵





劉永福將軍書字虎

禱軍譜武亭

亭在廣

州市東北近
郊地名燕塘、
劉永福將軍
昔駐軍於此、
建有講武亭、
後拓四周為
小苑、雜植花
木、亭外十步
有義猿塚、猿
為將軍所畜、
善伺人意、會
食死、將軍立
碑志其葬處、
義之也、亭畔
植黑旗軍紀功
碑、今猶存、



總理孫先生嘗曰余少即欽慕救國民族英雄黑旗劉永福及鎮南關一役未事之先念劉金士年秋李備敬書

臂膀指爪之效斯語也楚人田君

民國金士年秋太平禪志言之

歐洲之陸軍為法國特被歸
雖弱多善戰城邑破則有空
旌旗列壁執摩乞攻其抱毛肩
觀壯威亦不設乃考美雄推劍而
阿列士佛美首它翕潤那兒
拒者強敵接若卒若矢百
戰百克敵些些計日人侵空
假芝茶龍山機。山以振輝百
世之文之制國本弱若些些古人
未易施而即能服巨口短其胸
能兵略表其告禹光參天流
惟外色之曉聖威儀嚴恭務務
逸國二十二年夏月
三水李佳地長深



收庚陳善治注

鐵禪上人序

始余年少。尙未隱跡廣州淨慧浮圖。因俗家劉姓。則與欽劉淵亭將軍申宗族之誼。序在從子之列。將軍駐軍廣州。幕府籌維。余頗預其間。嗣余棲神禪宇。將軍亦日就耄老。猶數過余。抵掌論天下事。將軍爲近世扞衛祖國之偉人。名振寰宇。談論之際。恆不以衰朽自棄。迨最後自欽來廣州。以自述平生大事六卷授余。謂爲記室所錄。余受而讀之。綜將軍一生所建之偉績。已概錄無遺。會與王居士廣齡共觀。廣齡吁執筆爲之記者。質俚無文。將更爲述訂。顧廣齡旋官廣東警察廳長。困於政事。不果爲頃。余又委之於士人龔君幹甫。第述數千言。又不果爲。二十年之間。將軍壽終里邸。廣齡無祿卽世。龔君亦卒。念余日就衰老。人生奄忽。其不可保者如此。況一私家傳記。待時而傳者耶。今也。值三水李居士健兒。李居士有文而爽直。因持將軍之實錄爲屬。尤知李居士之文。足揚將軍之勇烈也。久之。李居士來告余曰。劉將軍實錄全文已就。且將付梓。余豈能無一言。竊自有生人已來。其頑劣者。好鬪奪。賊殺。迷亂本真。今大千世界。觴錄無寧日。若淵亭將軍。數摧強敵。爲日南衆生解脫苦難者。數矣。證以

佛氏救世之旨。絲粟不悖。於是樂見其成。卒有以慰將軍之貞魂於沉寥也。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釋鐵禪。

附鐵禪上人來書

健兒居士左右。前序計達記室。茲再贅數言。幸爲察納。當淵亭將軍入關之初。余因伯兄鳳巢任軍醫官。重以宗誼。得與將軍爲忘年交。將軍出黑旗軍紀略示余。每一展讀。輒爲驚嘆。當越南戰法諸役。將軍以數千衆。迭挫法名將利威利。及附馬安聰。決其元。尤爲中國對外戰史。放一異彩。將軍以黑旗軍中人大都起自隴畝。後此宜注意世界學識。光緒丁酉。曾擬助余國外留學。意爲黑旗軍十年教訓計也。余以久病體弱。辭不果行。戊戌三月。余得因緣。皈依三寶。將軍深諳余志。暇輒過寺聚談。因謂余曰。佛言報恩回向。我戎馬半生。未及立廟。妥諸先靈。今子出家。當具此感。倘有意乎。余與汝成之。余曰。善。歲己亥。與將軍擇地白雲山麓沙河之南。爲建劉氏家廟。庚子落成。奉列祖列宗木主陞座。將軍卽駐節是間。晨起必具衣冠禮拜。寒暑弗輟。嘗曰。余少也賤。風塵僕僕。子職虧缺。今卽椎牛而祭。其如

親已不存。何言罷。淚盈於睫。左右咸感動。有相助泣下者。其後西樵羅格圍大鬪械。佛山都司某。捏報革命黨軍興。當道不察。嚴令剿洗。將軍奉命蒞境。廉得其冤。回報大府。以去就力爭。得免屠戮。一方十數萬生靈。感將軍之恩德也。爲懸神武仁慈扁額於沙河家廟中。於是有人識者言。清世武人。往往以人命獵取功名。將軍此舉。可以不朽。民國初年。將軍解民團總長職。旋里養疴。瀕行。特以黑旗軍紀略見付。曰。余一生經歷。萃於是矣。世有鴻博。爲我編纂。幸留意焉。余審世之可以傳將軍者。以余所知。莫居士若。居士有壯志。當無負所託也。前序恐有未盡。故附書白所懷。釋鐵禪合。十九月三日。

自序

我國民族英雄黑旗劉永福將軍。以孤童起莽蒼。羈旅入越。提百千壯士。夷越中華盜。鞭笞侵略者。使不敢正視。故當黑旗軍未移旆歸國之日。越地不亡尺寸。以是將軍之名。威震中外。聲施於今。甲午中日構兵。我水師燐於黃海。乙未日人鹹臺灣。臺灣人歸心將軍。尊爲臺灣民主國大總統。搏夷師不得登陸。日人無計。環臺水道。聯綴舟師。遏臺灣水道之援。將軍明大勢。知不能以日月持久。欲陷敵死。左右挽之乃免。然卒清世。以材勇見嫉。無大用。懷志弗信。退隱田舍。乙卯歲余先君官欽縣。欽縣劉將軍故里。因造將軍寓廬。將軍雍容揖客。白鬚鬚。二目如鵠。從獵犬數十頭。欣然指示當年捨法之戰利品。將軍志壯心雄。雖七十翁。無衰暮狀。太息語先君。深慨滿庭之巽懦。於越南臺灣二役。不益兵破敵。而以土地拱手讓人。今二屬之輿圖。皆已變色矣。雖然。攘夷破虜。今日豈無陳湯班超之倫。顧不能用奈何。當日老夫以朝覲赴京師。道出津滬。萬國官民。遮余馬首。脫帽歡呼。道是黑旗劉永福。是亦知中國非無人也。嗟夫。中國豈無人耶。因與先君執手欷歔而別。余童時習聞先君追述將軍之戰績。深

慕其爲人。尤深悉將軍已往之行事可法後人者。尙無傳於世。及與浮屠師鐵禪習。鐵禪授余劉將軍逸事六卷。顧余曰。書爲將軍口述。而記室從傍搖筆錄之者。將軍之生。迄耄老。無一虛妄之言。將軍詔衲曰。是書顥記事而無文。汝棲息大禪林。識多士。他日倘達記言之君子。爲我示之。庶余生不泯泯沒。沒於世也。衲今以屬子。子其毋辭。余驚將軍久謝。果其事傳。可以不朽。余拜而受之。且別徵將軍之遺事於親知故老。務求詳實。足成是書。凡十餘萬言。以示當世。然已閱歷光陰十餘載矣。書旣屬將軍自述。凡事有年月可按。關於法越、中法越南、中日臺灣、諸戰役。及紀述近代清末重臣邊將。如岑毓英、李鴻章、張之洞、馮子材、唐景崧、諸人之軼事。可資正史外交史料之參考者尤多。故此書足稱爲有價值之寶錄。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秋三水李偉健兒筆於香港客次。

目錄

鐵禪上人序

自序

- | | |
|-----------|---|
| 一 童時 | 一 |
| 二 無怙無恃 | 八 |
| 三 從軍 | 一 |
| 四 在桂邊 | 一 |
| 五 壯士歸心 | 六 |
| 六 黑旗軍突起 | 一 |
| 七 率軍入安南之前 | 三 |
| 八 率軍入安南 | 三 |

- 九 竹館陣.....三七
十 大破苗匪.....四二
十一 計脫虎口.....四八
十二 初駐保勝.....五三
十三 保勝決戰.....五九
十四 勦攻河陽.....六五
十五 與馮子村聯合.....七一
十六 戰敵於猛馬.....七七
十七 親破十三關.....八三
十八 攻克湖寧立石.....八九
十九 助越拒法.....九二
二十 平越七省.....九八

- 二十一 受越高等軍職 一〇三
二十二 破七險隘 一〇八
二十三 薦清河陽殘寇 一一四
二十四 嘘退法軍擊敗賊黨 一一九
二十五 移兵平定十洲 一二四
二十六 回桂省墓又重援越 一二九
二十七 大破法軍於河內 一三四
二十八 受越冊封男爵 一三九
二十九 會岑毓英於越境 一四四
三十 與法人戰於諒山 一四八
三十一 敗法軍於三圻 一五五
三十二 中法再戰於諒山 一六一

- 三十三 法軍受創諒山轉侵澎湖 一六五
三十四 黑旗軍奉詔歸國 一六九
三十五 自桂回粵 一八二
三十六 入京覲見 一八七
三十七 幫辦臺灣軍務 一九二
三十八 任臺灣民主國大總統 一九八
三十九 餉窮內渡 一〇三
四十 安抵廈門 一〇七
四十一 回廣州述職及返欽州 一一一
四十二 彈壓關羅二姓械鬪 一一六
四十三 和解黃李械鬪及勦平土匪 一二二
四十四 勸王不成鎮守惠州各屬 一二八

四十五 辭職家居及民國成立任民團總長.....11111

附錄一.....11111

附錄二.....11111

書後.....11111

劉永福傳

一 童時

前清同治光緒年間。我中華民族英雄黑旗將軍劉永福。迭破強敵於安南及台灣。爲我國自弛海禁以來。英勇抵禦外侮之開端。國人以將軍往往出奇制敵。以少勝衆。使強敵不敢正視。咸仰慕之。於是粵中里巷小兒。且歌唱其名。流傳至今未已。惟將軍不惟聲聞本國。卽異國亦莫不震動而崇拜之。念將軍逝世距今二十餘年。往事隨流水。而國難未已。聞鼓鼙而思猛將。讀此者能不重增慨歎乎。謹按將軍始名建業。又名義。後名永福。字淵亭。生於廣東欽州古森峒小峯鄉。其先廣西博白縣人。曾大父邦寶。娶於陳。生應豪。應豪娶於李。生二子。長以來。次以定。以來蓋卽將軍之父。世居博白縣菱角圩。力農爲生。自遠祖以來。以仁善垂爲家訓。有慈善事。任重而不能舉者。必奔走呼合衆力以成之。以來以定既長。應豪夫婦死。歲荒農歉。貧困幾不能自存。乃謀遷地。遂徙粵之欽州屬防城古森峒小峯。

鄉。誅茅伐木。營小屋居之。以來釀酒行酤。雜治稗屑細業。以定則爲豕屠負販。兄弟相安相樂。十年之間。少有居積。乃建磚舍三楹。視尋常鄉人居屋已增一廊。是時。以來行年四十。方娶隣鄉婦陳氏爲妻。越二載。民國紀元前七十五年。(西元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卽清宣宗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陳氏生永福於磚舍東楹。以來命名曰建業。鄰里以此嬰孩目光射人。啼聲響亮。咸謂將來必大器。未幾。以定娶姚姓女爲室。於是兄弟析爨。惟以定恆因好蒲博。室無餘糧。生計艱困。以來嗣亦遷往北雞村耕作。時水旱不均。農事失收。遂棄耕。以小資營香菌肆。時永福年五歲。母陳媼因須營接生。及爲村婦禱神祈福。以贍家。故不能常在家撫子。永福生而聰明。晨起祇須母爲梳小辮。綰以紅繩。此後母將何適。輒置不問。以來之居處。有小溪抱屋而流。溪有魚。恒喋於水面。陽光射溪水上。魚狎而躍。銀鱗翻動白浪。細沫如珠。晶光射目。永福在孩時。好搜蚯蚓爲餌。以投竿溪水。得魚則持奉父母以助庖。故雖家貧少肉食。而葷鮮不缺。適值凶年。百業衰落。以來營業大虧折。貧困不能自聊。會從兄四哥從廣西上思州平福新圩來。覩以來窘狀。謂之曰。『吾弟困厄如斯。居此何爲。愚意以遷地爲良。』以來曰。『吾居此鄉久。今已安土重遷。四哥何以教我。』從兄曰。『何往而不可者。諺不云乎。到處楊梅一樣花也。』

以來聳肩曰。『如四哥言。舍此將安適。』從兄曰。『余非富家翁。但尙有餘陂可興耕種。且茅屋數椽。亦堪棲止。吾弟舍此適彼。庸勝一籌乎。』從兄言甚誠懇。以來心動。乃與婦謀。婦諾。從兄因事先歸。以來卽盡貨家具。以作遷費。瀕行。忽聞從侄混名掌鴨大者。受匪案連累。被收上思獄中。致貽從兄憂。遂猶豫不欲往。陳嫗曰。『吾家器具變質無餘矣。若不行。徒滋人笑。靡論如何艱難亦當行也。』以來意決。同行者尙有一長童。曰李保哥。與永福同母生。爲陳嫗與前夫所生。時道光二十四年。永福年八歲。以來行時。弟以定與兄執手別。以來黯然曰。『余爲衣食迫不得已。往依四哥。自余行後。汝宜少戒博。則余雖在異鄉。亦能放心。』此時以定以妻姚氏病亡。悽然泣下曰。『弟媳不幸早世。兄又須他適。我亦不能再居此。』以來曰。『容余先行。他日汝在此不能棲身。可來從我。』以定諾之。卽取肉脯授兄爲行糧。相送數里而別。以來父子夫婦就道後。日行七八十里。永福足趾作繭。未言倦。李保哥則呼足痛。行濡滯。永福至以肩承其肘腋而行。李保哥呼永福曰。『建業吾往弱不如爾。』久之。達上思州。以來率妻子入平福新圩八甲村謁從兄。從兄此時雖因其子掌鴨大下獄。而鬱鬱不樂。顧見以來如約至。乃大喜。因闢搾油室以居之。且劃坡地使耕植。以來乃大種薯蔬。暫得飽暖。時掌鴨大仍繫上思獄。

中以來每於農隙。輒率永福前往探望。且饋以食物。如是數歲。案懸未結。惟上思吏貪甚。從兄欲賂出之。吏索錢百餘千。從兄變質田坡廬舍以應之。掌鴨大乃得釋。然當訟結時。從兄已破產。故以來遂徙對河之遷隆州屬櫃口村。負坡耕植。貧困如昔。此時永福年已越十歲。以來令赴灘艇傭役。永福因留意灘中形勢。於何地湍急。何地深險。遠近環灣水道何若。皆至熟習。時母陳媼爲接生婦。及爲人禱神。祈福如故。因家貧。歲暮天寒。不憚夜出。以家臨河。往返涉河水。永福輒中夜停竹筏河畔。伺母歸。當月暗星稀。四無聲籟。惟聞河次暗湫鳴聲漸漸時。永福則赤足單衣。立河畔相望。有時遇陰風細雨亦不避。黑夜中。望見隔岸人影。則用二指撮脣呼嘯。人影漸近。察見僂行挾小提筐者爲其母。遂急舉長篙點竹筏。渡對岸相迎。顧母歸不時。永福往往露立聽雞鳴也。道光三十年。永福年十四歲。是年六月。廣東花縣人洪秀全與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謀平南藤縣間之金田村起事。桂平縣令李孟羣與縣紳設計。用輕騎掩捕諸首要。悉置諸獄。請於郡守顧鴻達誅之。鴻達不許。遞解諸人回籍。詎甫出獄門。洪黨猝至。刦走諸人。遂舉兵。從者紛至。聲勢張甚。洪秀全本一儒生。數試不第。師事朱九濤。九濤襲白蓮教旨。創立異說。聚衆授徒。洪秀全乃往來江湖間賣卜。爲九濤廣聲勢。九濤死。洪秀全取基督教義。

創立上帝教。稱耶和華次子。以「洪」字之偏傍爲三點。乃名其教曰三點會。自爲之長。入會者平等無上下分。道光十六年。洪秀全與其徒赴廣西布教。楊秀清、石達開、韋昌輝、秦日昌、蕭朝貴等爭附之。洪秀全又倡言世將有大劫。入會者可免。旋又就美國牧師羅巴爾特之教誨。道光末年。粵桂大飢。重以貪官污吏爲虐。民不堪命。乃挺而走險。盜賊蠭起。洪秀全乃乘機而起。遣其黨徇諸郡邑。以反清復明爲號召。洪軍皆蓄髮。故所至禁人薙削。國人久受暴政荼毒。聞風嚮往。洪軍之勢日盛。越歲。洪秀全破永安。建國號曰太平天國。自稱天王。以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洪大全爲天德王。於其餘諸將士。皆賜名位有差。咸豐元年。永福年十五。負膂力。狀如成人。因習熟水道。受僱於灘艇爲舟師。舟行時。永福坐船頭。指引水路。無不如意。灘艇一出一入。爭延之。然每寧家以來。卽督之習拳棒技擊。以爲今方世亂。盜賊竊發。豪傑四起。卽不執兵趨走。亦宜強鍊筋骨以自衛。永福由是益力學不倦。有時與李保哥相撲。顛仆李保哥如嬰兒。李保哥故在。然永福之技已超羣絕倫矣。時陳嫗尙操故業。永福居家。夜中以竹筏迎母如故。但光陰奔迅如流水。永福年已十七歲。咸豐三年。太平軍所向克捷。以二月八日下金陵。遂定都焉。稱曰天京。定官制。立法令。宣教

義。開科舉。放奴婢。禁娼妾。改陽曆。振軍旅。傳檄四方。遂撫有天下之半。英法美諸國公使乃赴天京朝覲天王。報告各該國政府嚴守中立。惟是歲永福適逢厄運。爲畢生最慘痛之期。蓋永福天性純孝。父母小有疾。輒殷憂如焚。乃不幸之事。接踵而至。當初秋之夜。密雲釀雨。更南風吹動。永福以木筏渡河。候母歸。耳畔微聞遠村柝聲作三響。疏星三兩。時時出於雲外。蟋蟀似憐永福之岑寂。織織作聲以慰之。但永福坐石上。念凜風淅淅。母氏單衣而出。今當苦寒。故心中煩焦特甚。轉以蟋蟀之聲爲可厭。聞草際有聲。則投石以驚之。時流螢爲風所扇。悠悠飛去。乍明乍滅。因思流螢能導吾母歸。故不加驚擾。坐久之。仰見雨雲如墨。星光皆滅。大地若死。爲東南風轉盛。故雲行愈速。少焉。空中吹下一點兩點雨。永福益爲母急。盼母速歸。陡見林中露出黯淡之燈光。作一小紅暈。俄而若有一人持燈來。又聞哮喘之聲。永福識爲母也。趨迎之。代母提燈。一手挽母手。覺母手冷如冰雪。驚問曰。母寒乎。陳媼曰。吾似冒風。語時大咳。永福憂甚。掖母下木筏。持篙撐筏行。因雨絲益密。從東南來。故掖母坐筏上。以身障雨。不使侵及母體。惟媼旣冒風。重以雨點集頭面。不禁迭作寒噤。雙手握其子之足。永福曰。阿母善自珍攝。風雨雖盛。行抵家矣。媼不答。握手之足益牢。蓋藉此以自鎮。少須渡河。媼歎然曰。我病不能行矣。永福

曰。阿母勿恐。請伏兒背。乃蹲而負母於背。趣步向家門。及歸。狂風擊戶牖。大雨傾注。以來從夢中醒。掌燈啓門。於燈影下見其妻面色如塗黃蠟。驚曰。何故若此。陳媼瞑目不答。永福曰。阿母冒風。於是父子扶媼臥榻上。次日媼雖服藥。但從此不渡河矣。至秋八月。媼病日篤。死後無以爲殮。幸媼爲人慈祥。爲鄉人所喜。因醵資致唁。以來得資。授族弟使買棺。惟族弟嗜博。一去不返。以來父子益悲慟。乃另市四合板草草薄葬。葬時。永福立墳場博膺而號。遂暈。

二 無怙無恃

同年九月。永福叔父以定自欽州子身來依。兄弟此時相見。彼此皆鬢髮斑白。以來體素孱弱。既貧且病。至十一月。遂溘然長逝。是時家況益窘。不得棺。乃合床板納諸殯宮。既葬。永福號哭曰。『天乎。我今更爲無父之人矣。』李保哥曰。『人死不能復生。吾弟幸自愛。』兄弟乃扶攜以歸。自八月至十一月。永福兩遭大喪。而否運之來仍未已。十二月。叔以定亦病逝。永福撫屍大慟。此時。兄弟二人皆一錢不名。欲得木板助葬。亦不能致。故僅以木片鋪墳底。用席包裹埋掩而已。及是老成人皆卽世。兄弟相對咨嗟。而父母前所負諸錢債。以歲暮追急。乃盡售家中物事以償。於是兄弟二人。皆一身而外無長物。李保哥悵恨曰。『今已無依靠。將安往。』永福曰。『鄰鄉高鳳村陸二叔。與阿爺交厚。聞其家有空屋。往求暫託足。諒不見拒。』遂共詣陸二叔。陸二叔憐而收容。於是兄弟以樵或漁糊口。一日。永福入山甚深。采薪微倦。眠石上。彷彿見長髯老人顧之曰。『黑虎將軍歟。伏隱何爲。速出山。』永福驚醒。則一夢耳。以日冉冉已將暮。山風吹人。遂匆匆負薪歸。永福又嘗隨友人赴安南。傭於芒街博舍。工餘。

並治庖。永福爲人慷慨。每持工資賙恤甚貧乏者。如其先人之所爲。故朋友嘉之。目爲義士。一人字之。衆人稱之。永福本名建業。至此衆乃以義名之。久之。永福以生活無聊。仍歸至陸二叔家。間出樵採。或復爲舟師。咸豐六年。永福二十歲。因飽受艱辛。智慮益深。惟此時李保哥則孱弱多病。永福天性純孝。念父母喪後。匆匆成殮。未擇善地。且葬處瀕於水。難免螻蟻蟲蝕骸骨。故時爲不安。得閒。即留意覓佳壤。未幾。於二王村得一地。以母之葬處至卑濕。故先改葬。又憶兒時爲人牧牛於甯軍山粟包嶺。見富人延有地師相穴。地師至某處。以杖叩地曰。『此地隆起作虎形。佳壤也。』植標記而去。自後即不再來。永福默識之。至是。復憶嚮時夢老人稱之曰黑虎將軍。曰。『余固非黑虎將軍。然得此虎地。安處吾父遺骸。使後世子孫得生虎兒。亦大佳事。』會有相識之術者。乃使爲選吉旦佳辰。如期負其父骸骨。並與術者俱登粟包嶺。而自持鋤發穴。顧術者擇時爲夜半。方抵暮。即見黑雲屯於東南方。電鞭閃爍雲間。乍光乍暗。及夜將半。果狂風暴雨大作。有時電光一瞥。見柔脆之樹。左右偃仰。幾欲隨風拔起。時交子夜。術者大呼『時至。』永福恐上墳已水滿。急試手穴中。覺泥土僅微濕。大喜。急抱藏骨器納諸穴中。奮鋤掩土覆之。與術者同歸。歸時風雨撲面。膝股間皆盡爲泥漬。永福復傭役於灘船中。一日於

河灘上拾得私膏一小包。知爲雲土私販遇緝私者追急所棄置者。貨之得錢始得食。永福此時稍得閑。必赴粟包嶺自築父墳。平坭合土。悉獨力成之。迨工竣。私衷大慰。以爲父母遺體。從此得安居於地宮矣。惟此時以時世不靖。永福與李保哥。雖夜中仍寄宿高鳳村陸二叔家。但生活益苦。間日始得一飽。益以李保哥又體羸多病。須由永福瞻顧。故永福處境更窘。咸豐七年。永福年二十一。時太平天國勢盛。洪軍佔據廣西諸郡邑。裂土自雄。內爭不息。民生愈困。一日。鄉人哥利鄧阿富詣永福。以現今萑苻徧地。非兵即賊。謀生大難爲言。永福奮臂曰。『大丈夫不能爲生靈造福。已覺羞。况此時朝夕啜稀糜以充飢。猶虞不繼。誰能長是如此。當相機而動。』鄧阿富謂永福如有意。彼願偕行。惟未知安適。永福以欽州那良人鄭三。爲人有義氣。現在遷隆州聚衆百餘人。欲往從之。李保哥與鄧阿富及鄧友人曾阿紀凌阿文利哥等皆願行。於是六人遂從太平天國制蓄髮。往遷隆州。居數日。曾凌鄧三人他去。永福乃與李保哥及利哥三人住謁鄭三。鄭三居遷隆州福祿村。有同母弟三人。曰鄭四鄭五鄭晚。所部百餘人。悉村中驍勇子弟。見永福等三人來投。乃使與母弟三人同任前鋒。居二月。李保哥復病。瘦瘠如骷髏。永福時侍左右。病革時。穿衣進藥悉由永福任之。來視病者。皆謂已無可救。不久李保哥逝世。至此永福之親骨肉盡矣。咸豐八年。永福年二十二。

三 從軍

時鄭三與永福等聞南甯府宣化騎驢墟人吳元清在宣化屬甯羅地方稱王。遂往觀禮。吳元清又名四子阿忠。字凌雲。父子皆具膽略。有衆數千。雄霸一方。元清此時揚言奉太平天國。封其爲延齡國主。乃以阿忠爲世子。王八大爲關疆侯。以李龍長爲軍師。兼大將軍。靈山人吳二任都統。欽州峒利墟人凌國金副都統。楊某督辦糧臺。並大犒將士。永福等觀禮畢。回遷隆。延齡國主令正都統吳二副都統凌國金率兵千餘人略地。吳二攻下貪凌村。後又陷橫廩大村。鄭三率永福及所部往會。合攻平福新墟。不能下。又退回橫廩。二地相去約十餘里。時上思下思寧明思各府州官皆逃亡。綠林豪傑各霸一方。黎刀以衆千餘。踞思明。趙大趙晚亦以衆千餘。踞下思。海灣巫必恨。因商凌國金合攻之。吳二凌國金乃拔隊轉攻北江。下之。踞守歲餘。時咸豐九年。永福年二十三。鄭三以家在遷隆州福祿村。思鄉心切。擬率數十人歸視。永福亦同行。有欽州北雞人徐五者。有衆數百。

人在福祿村外八里之賽廟立營寨。鄭三歸後，仍在故居立營寨，與徐寨互相犄角，互爲聲援。且時時往來會商當地諸事。彼此至相得。此時巫又率衆來攻。徐鄭合拒之。巫不得逞而退。但此際各地蓄髮者，又復薙髮。鄭三見形勢遽變，與鄭五攜家往上田，寄寓梁德培處。哥利亦行。以永福、鄭四、鄭晚及表兄黃大率所部百餘人留守。詎黃大所部數十人與村人暗通巫必靈，約爲內應。某夜巫必靈潛師而來，猛撲福祿村營寨。黃部與村衆均倒戈。鄭部數十人死者八九。鄭四、鄭晚兄弟皆戰歿。永福從夢中驚起，急向外奔。及柵，奮身一躍而出，在荆棘叢中暫躲。見巫部已圍外柵數重，知無法得脫，欲以小刀自戕。忽轉念以爲大丈夫何必萌短見，方踟躕未決，陡聞有聲。見有人手持竹棒越柵而出，驚視之，爲鄭三之養馬者老余。永福問彼願同突圍而出否，答云不敢。永福乃請其趣以竹棒相授。老余予之。隨卽匍伏入荆棘叢中。永福遂揚竹棒，左右奮擊，如猛虎出柙。巫必靈部衆雖皆挾槍械，當之紛紛仆地。死者數人，乃縱身騰躍，踐仆者而過。巫部衆畏不敢追。永福遂突圍而出，力奔十餘里，至那簍村，已困頓異常。因登小山巔休息。方覺背部與足股被槍作痛，迨痛稍定，舉首突見一人立於前，識爲老余。問何以得脫，云趁當時混亂中逃出。永福以傷重不能行，乃託其速至上田告鄭五，以馬來迎。老余卽奔。

赴上田告鄭五。五使哥利以馬迎之。哥利至。急以馬載永福歸。寓鄭三之附近。永福治傷無錢。惟藉哥利及相知覓草藥診治。加之此時糧食缺乏。日唯啜粥療飢。二閱月後。創處平復。然自顧身上。除蔽體舊衣一襲外。一錢不名。利哥以十里外之巴園村。有野生楊桃樹多株。結實纍纍。因與永福共採出售。永福允之。二人向鄭四妻索得錢二文。各買一糲團食之。以免途中腹飢。時當午。二人立赴巴園村。越嶺方達。楊桃樹植于嶺脚村邊。及至抬頭一望。樹上已無一果。樹下則零枝碎葉。狼藉不堪。蓋已爲捷足者先得矣。二人大失所望。忽聞人聲甚喧。見有數十人踉蹌而來。恐係巫必靈部衆剽掠至此。急竄入荆棘叢中避匿。永福衣服爲荆棘鉤破。頭髮蓬亂。狼狽殊甚。旋知來衆並非巫部。而爲賽廟徐五部與永福認識之徐五猶子徐阿長亦來。因疾出問訊。始悉奉徐五命來此割禾者。二人乃廢然而返。永福傷愈未久。復患足疾。步履維難。幸哥利及諸友爲採草藥敷治。方漸痊愈。時海灣周二率數百人撲下思州。（二地相去六里。）北江屬下思州。有吳元清部吳二駐於對江。吳二以下思州豈容入他人之手。立將周二擊走。但次日周二復來。彼此隔江開火。周二數戰皆敗。乃退回。時巨盜新西及杜五大結合。揚言撲攻太平府。太平府舒太爺向吳二請援。吳二允之。永福與旗頭黃大升等十餘人現皆在